



浙东作家文丛 (第9辑)

夏天的蚂蚁

◎ 高堂东容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浙东作家文丛(第6辑)

夏天的蚂蚁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天的蚂蚁/高堂东容著.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9.2

(浙东作家文丛. 第6辑/李浙杭主编)

ISBN 978-7-80743-343-9

I.夏... II.高... III.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9039 号

浙东作家文丛(第6辑)·夏天的蚂蚁

- 丛书主编 李浙杭
本册作者 高堂东容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卓挺亚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948 千(本册字数 145 千)
印 张 255(本册印张 12.75)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343-9
定 价 405.00 元(全十八册)

高堂大道

——东容先生诗集《夏天的蚂蚁》札记

老 剑

A

……在死亡没有来访之前，我以蚂蚁笨拙的方式行进。

在生活的书页上留下一个个来路清晰的背影。

在整个夏天里，我看到了蚂蚁的一个伟大心怀。

这是高堂东容先生的诗作《夏天的蚂蚁》结尾部分的一段。

很多时候，很多世象令人不能释怀——贪欲日久，表征了人性里的卑微；歆羡涎流，显露了人格中的丑陋；忍耐不下烦恼苦愁，更是现出了人的无用。而诗歌于人，则更是在这样的“夏天”，难以见证蚂蚁们生活中的“心怀”了。能够看到一只蚂蚁的“伟大心怀”的诗人，想必自身就是他见到的那只蚂蚁，向书页里某个地方爬去。生活就从这个地方展开，让读他的人，看到他彻底的悲悯情怀和理想精神。

高堂东容先生的悲悯指向他目光中看到的人。这些人来自公共意义上的底层：他们包括风中走来的一群幼儿园的孩子、童工、在垃圾桶里拾东西的一个驼背老人、一个来自北方的刈草民工……悲悯来自于哪里？东容笔下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草根命运的关心、对受难者的同情、对生存环境的爱护，自觉甚或不自觉地透出诗歌亲近民众的魅力。

魅力回归到东容身上，我们如果想知道“绣品厂”在哪里，就去看东容的诗歌如何指引你；想听“一个外乡女的自述”说了些什么？为什么“一个老姬每天都在洗衣服”？且在月湖边上沏茶一杯，听东容道之；东容还会告诉你“月湖对面住着一个老人”“一个飘拂长髯的老者与一株桃树”

和“公园里一位拉二胡的老人”的琴声中的诉求。如果你愿意继续听下去,还有“一个绝症病人的祈求”……

东容在组诗《在城市与乡村间巡回》的题记中说:“我从北方老乡的脸上读出人间的辛酸。”诗人立场的核心应为以人为本、维护正义与良心。无奈时下自怜自叹的诗人只关心自己的命运和生活、生存环境,往往将自己鸡毛蒜皮的情感体验变成博取同情的资本。东容诗歌中倚重的道德良心、社会责任、理想精神,在某些人看来可能不值分文,而恰是这些,构成了东容让诗歌重返生活的内核要素。

B

诗人的家在哪里?东容一介地道的甬上书生,家在三江之上。

东容以各种不同手段写出不同的家,大家小家身外家内心家,也许都不是他自己的家,更多的是他看到的家。他这样写:

有手有足有头发飘扬的灵物/不知在交谈着什么/他们团结和热爱的样子/像热带森林中的一片四季常青的阔叶/他们的生殖器官/孕育着各自的一个祖国

家是一曲常哼着的老歌/掉了牙的人依然热泪盈盈地唱着

从1991年开始/我一直过着枯草似的单身生活/我觉得完整的家是一个幸福的容器

在这些诗意不同但均以《家》为题的诗中,东容的表述令人感慨万千。

“天堂的大车每天运来许多时光”“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汉字竟会藏着这么多的秘密/受困似的使大多数人无法抵达一个福地”,这些自然流淌而又富有诗意内蕴的语言,总是这样不自觉地出现在东容的诗中出现,让读者深思自己的生活形态和思想方式。在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

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嬗变,一些所谓的诗人变得急功近利浮躁不安,拜金拜利拜名的个人行为甚至成了诗歌的一部分;还有一些诗人则摆出与世无争的姿态,对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等的态度模棱两可、模糊不清,具有强烈的明哲保身思想。东容不是这样的诗人,也没有这样的诗歌。东容实际上不是一个走极端的人,他的诗中虽然也有过于随意的部分词句,但他总是以每时每刻的真挚把你罩牢在他的世俗思考、怜悯悲情、激愤冲动中,令你在其话语情境中沉静下来。

四点后 你披着雨衣骑车在大街上
但没有一张脸是你相识的。
而三个疯子 从书页上跳了出来
在大街上走着 但他们彼此也没有一个
是相识的 而其中一个对着天空嚷着:
“但诗人,要创建持存的东西。”

——《下午四时:一幅抽象画向我走来》

“诗歌的来源就在于血的汨汨流动/这个愿望和植物一样是不能扼杀的”(《诗歌没有葬礼》),东容的诗句,为自己揭开了自己的秘密。

C

东容的诗,继续用他自己的诗句解读,就是“会给外面粗俗的生活/带来一种至上的温暖”。

在诗作《在旧火车站上》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匪夷所思的奇妙温暖比喻,让每一个欣赏诗歌的人调动起全部的生活积存去跟随他:“开车的时刻已经到了 是月光/吸吮我一大部分的眷恋 每每一至夜晚/它重新降临发烧似的一个乡镇/一个肚脐一样迷人的乡镇。”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里,我们可以读出他旷远的思虑,让我们慢慢地打开“一切有生命的眼”:“大风吹着/当风吹开一切有生命的眼 它们看到星空/是这样苍凉而高远 是这样明亮的/像雪花一样 一片片/飘落大地”。

在巨石的天空下慢慢走着
我们将是哪个家谱中
所遗留下来的一代卵石般的影子？

.....

这么多的嘴唇都到哪里去了？
它们好像沉默得如去年树木裂开的伤口
是否他们的嘴唇轻得像一片叶子没有重量？

——《在巨石的天空下》

在这首诗里，东容的疑问，不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疑问吗？

东容诗歌的题材可谓广泛，既及天文地理，又及历史文化，更及社会生活，再达人心理思想，文字风骨变幻颇多。写情感：《如果爱情重新降临》《内心》《在旧火车站上》《一个无法叙述的叙述》《被女人抚摸过的手》；写历史：《献给海底亡魂的诗》；写认识：《宿命》里分别写金、水、木、风，《在巨石的天空下》再写死、生；写朋友：《悼一个甬剧艺术家》《舞》《女人节》；写动物：《夏天的蚂蚁》《屋顶上的鸽子》……

“蚂蚁”对东容来说是一个太重要的物象，或者说意象，他一直想用“蚂蚁”来说自己。在另一首写到蚂蚁的《五楼的窗外传来高高的鸟啼声》的诗中，东容再一次让我们对他心中的“蚂蚁”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被皮肤和头骨所深深隐藏的脑细胞
像夏日出洞的蚂蚁一样
以整齐的队伍仰脸凝望着
一个粉红色的大饼缓缓升起
团结的蚂蚁去搬运一个更大的愿望

D

文学的狂欢早已落潮。诗歌在文学世界中似乎已经蜕变为矮子。但

是诗歌的巨人就站在我们的前面，与他们为伍的还有那些文学的巨匠们——他们一直就是我们阅读的起点。

许多不值一提的纯个人的忧伤和沉重
并让它们永远不吱声
于是这不太纯洁不太稳定的世界的内层里
多了你们一个个挖掘光芒的背影

——《重读大师》

打开一本书就像打开女人洁白的肉体
我用眼睛做爱
我抵达某处
我放松自己并与世界平衡一下

——《贫困迎来一个阅读时代》

由此看来，东容应该是一个为了理想而阅读的人，这样的阅读可以丰富一个人的思想、点染一个人的人生。快餐时代的经典仍然给了东容更深刻的诗绪。我们来看《贫困迎来一个阅读时代》《阅读者》《惶惑的年代——有感于意大利女作家马拉伊尼的同名小说》《生死朗读——读德国作家施林克同名小说有感》《局外人——有感于法国作家加缪的同名小说》《重读大师——有感于外国 20 世纪纯抒情诗精华》《告密者》《凡高的弟弟叫西奥……》《金字塔——有感于英国作家戈尔丁的同名小说》……这些应该是东容诗歌体的读书笔记，隐隐可见孤灯下这个诗意葱茏的人内心理想的潮涨潮落。

在阅读之后，诗人只有回复到内心中，去审视自身内在的光明或者黑暗角落，虔诚地打开心灵的天窗，才能感受到生命的阳光。即诗人要减少幻想，真诚地生活，将眼光投向更广阔的现实世界，以诗歌的名义重建理想精神，重建诗人主体意识和创作个性。

诗歌像其他艺术一样，需要真诚和执著，一位热爱生活和有理想精神的诗人，必然对诗歌有着虔诚的追求。诗歌是诗人的精神武器，能否征服诗歌受众，除了高超的艺术操作水平，拥有理想精神是必不可少的。理想精神是指每个个体为人为文时所担当的责任和道义。要增强诗歌的魅力和生命力，赋予诗歌以理想精神是一条重要途径，因为它是诗歌升华的催化剂。

我们可以在《怀病的诗人》《诗歌没有葬礼》《怀念一个与鹰一起飞翔的诗人》《秋之书》里去解读东容的理想。

那么东容在理想中又是如何关照自身的？我们不妨去读他的《病历》和组诗《自我低调地诉说》《关于爱的记忆》。他甚至有一首《为我的死亡周年纪念日而作》的诗，他甚至还说：“死亡：能否像梅花吐馨般地飘落下来……我也学会了站在冬天的门槛上独自低唱”。

失去理想、失去热爱，诗歌就会逃避现实、远离生活，成为美丽或龌龊的文字摆设，东容和东容的诗就不会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东容期望着“时间：能否像出生时重新地开演一遍……”

东容说：“我这次叙述的/是对心灵被某种腐蚀物影响至深的的控诉！”

东容像一个预言家一样地说：“鸟在看不见的深处啁啼着不可知的真理。”

他说：“任何的岁月 都会/像香火一样延续下去。”

诗歌层面的高堂大道，淡定、从容、亲俗。

敬人佑己、吃饭睡觉、写诗算命，此乃世俗层面之高堂大道。

目 录

1999 年 14 首诗/1
生死朗读/21
一个无法叙述的叙述/23
童 工/25
局外人/27
歌剧院/29
悼一个甬剧艺术家/31
夏天的蚂蚁/33
五楼的窗外传来高高的鸟啼声/35
重读大师/37
诗歌没有葬礼/39
时间是风/41
读图时代/42
告密者/44
自言自语/46
病 历/49
贫困迎来一个阅读时代/51
凡高的弟弟叫西奥……/53
绣品厂/55
被女人抚摸过的手/57

一个外乡女的自述/58
二月十四日/60
致公园里一位拉二胡的老人/61
入 秋/63
悼念一个老人/64
屋顶上的鸽子/66
怀念一个与鹰一起飞翔的诗人/68
如果爱情重新降临/69
春 天/71
雨 景/72
惶惑的年代/74
金字塔/76
宿 命/77
有关战争题材的两首诗/78
献给海底亡魂的诗/79
雨 人/83
金/85
水/87
木/89
风/91
冬季的头颅/92
在巨石的天空下/93
春 天/94
寒 冬/95
死/96
生/97

想起那年的一片油菜花/98
舞/99
自我低调地诉说(组诗)/100
关于爱的记忆(组诗)/108
在城市与乡村间巡回(组诗)/118
有关月湖的诗(组诗)/125
普陀山/132
所见所闻(组诗)/135
天一广场/146
中山路/147
服饰大街/149
秋之书/151
孙权故里及其他(组诗)/154
阿庆嫂茶馆/163
老舍茶馆/166
钱塘茶人/168
清源茶馆/171
泰和茶馆/173
之一:为我的死亡周年纪念日而作/175
之二:一只甲壳虫被卡在什么地方了/177
之三:昨夜我梦见刚刚出土的兵马俑/179
之四:一个黑寡妇如幽魂一样闯荡在超市……/182
之五:被言辞描述的一个虚构的故事/184
《我和父亲》:我突然想起了什么……/187
死亡:能否像梅花吐馨般地飘落下来……/189
时间:能否像出生时重新地开演一遍……/191

1999 年 14 首诗

1. 旧情节

宅院的一地是吐火般的榴花
它使泥土获得某种无可阐释的豪迈！鸟
看到这样的缤纷的情景 在欢叫中
总是像风一样 倏忽地闪来闪去
好像这是故乡的月
使它们留恋而不想飞远。少年 少年

在八月的深处 宛如
深夜大声鸣唱的蟋蟀 把一个愿望
弹唱得像星空一样的灿烂
许多岁月过去了 心中的炽热
还没有被涨到胸部的河水冷却 而你

总是被某种虚拟的境界诱惑不已
就像最初的爱
会结出许多不同的果实
而你在含泪的咀嚼中
仿佛长大了许多。一地的榴花

就像少年时的一大把梦幻
熄灭了 又重新回到你岁月的前头
于是任何的岁月 都会
像香火一样延续下去 而今
你从儿子瘦弱的双肩上
看到自己少年时的一番激情荡漾的心情。

一地的榴花 既擦亮你宽宽的额头
在冬季里也黯淡你的心境
正因为如此 你一生的梦啊
就像英雄赴刑场一样
死了也有这样不屈的执迷。少年啊 少年
一生到老也是这样的一个白发少年！

1999年5月4日

2. 距离

一张脸庞挨着一张脸庞 使这个世界
有了动感的画面 正如一只鸟从树枝上飞翔
一根秋后的茅草被大风吹斜 或
一条智者之鱼潜在水下永远不露面
都是这个画面中的一个小小的动态

一张脸庞与另一张脸庞的关系
或许是内心之火焰焚烧彼此的隔膜之门

或许是漫漫的冰河隔开彼此的心灵之渡
总之 亲情或不亲情
却常常像众多的瓷碗都放在一起一样
组成生活中一个整体的画面。

一个天空下的秩序 一种心灵之气候
甚至是一种共同惯用的语言 才有了人们
所盼望的共同相处的一种情景 于是
一切生活的来历就是如此天然般简单
简单得就像你我天天看到的一个街道风景。

一只大鸟生来就喜欢在树枝上飞翔
一根茅草被大风吹斜 或一条智者之鱼
在玻璃般的水底永不露面
就像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的一生经历。
总之 距离形成这个世界的形状
而我们在这个画面中像鱼鳍一样狠狠地呼吸。

1999 年 5 月 8 日

3. 下午四时：一幅抽象画向我走来

整个下午 你身所处的
整个房间没有声音 而墙之外
一片哗哗的声响 而没有一个人
在凝神倾听一场雨的诉说。而

无声的埋怨像钟点一样走着
有点残疾的样子

整个下午天空是灰灰的 像我
没有女人的那副脸庞。整个下午
雨是直直的 像垂直的针
把我身上所有的部分都缝了起来
只剩下一双失神的眼 面对着
一本《与魔鬼搏斗》^①的书。

整个下午 命运是一辆损坏的列车
使人格外揪心 又像一只家鼠
啃着你记忆的衣角 让你
不禁心冷 而且还让你失去一副
应战的脸具 不断感到自己
成了一个矮人国的小人。

四点后 你披着雨衣骑车在大街上
但没有一张脸是你相识的。
而三个疯子^② 从书页上跳了出来
在大街上走着 但他们彼此也没有一个
是相识的 而其中一个对着天空嚷着：

①这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对德国三个大诗人的评传书。

②这三个人是：荷尔德林、尼采、克莱斯特，前两个后来得了精神病，所以有疯子之称。

“但诗人，要创建持存的东西。”^③

4. 怀病的诗人

怀病的诗人 犹如身怀绝症的驭手
蹲在原处 双目忧郁地凝望着
千里之外一片草原落日般的寂静与空虚
月光升腾 月光像雪片落在你的双肩
而升腾的是你晨烟般的往忆
和草露一样莹莹的忧伤

夜色深沉 把你额头摸得十分光滑
像风中的竖石 沉静而麻木
而此时 你关闭所有真实的图像
让内心明亮如昼 你俯着
看着一张被时间深埋的脸 是否
一幅出征的地图？

何去何从 这宛如刀锋般一个敏感的疑虑
是你打量着整个城市时的一个想法
它们和云中的幻影一样 骤起骤散
怀病的诗人 你的心也病了
这是现代生活的流行病 在物质的栖巢里
难以翻身 随之沉入水底

③这是荷尔德林在《追忆》中的最后一句。